



2月3日傍晚6点多,在宁波街头“流浪”了5个多小时的小陈一家终于安顿下来。

小陈一家来自湖北武汉,原本计划春节假期在北京旅游。因为这场疫情,一家三口意外滞留宁波。结束隔离后,却找不到住的地方,无处可去。后经多方努力,“幸好有这么多热心的宁波人的帮助,真的太感谢了!”

原打算从宁波中转回武汉 因疫情行程受阻“流落”在街头 热心的宁波人 带来了希望和温暖



2月3日傍晚6点多,小陈一家住进了酒店。

1. 本报接到来自武汉的求助电话

2月3日下午1点多,本报87777777新闻热线接到了一个从湖北武汉打来的求助电话。电话那头的苏先生说,他家亲戚(小陈一家)在宁波的医院结束隔离后,回不了武汉,也住不进酒店,晚上没地方去,希望报社能够帮忙找一个落脚点。

记者随后联系了小陈。

小陈25岁,去年年底刚辞了

工作,打算趁着“空窗期”,带父母四处走走。

“1月19日,我妈的单位提前放假,我爸的工作也已收尾,我们就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因为爸妈对祖国首都有种特殊的情结,我很快买好了20日去北京的机票,也预定了北京的酒店。”小陈说。

20日中午,一家人从武汉飞抵北京。21日,他们参观了故

宫。22日,去了长城。

“22日下午三四点,从长城回来的路上,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武汉23日上午10点要封城的消息!我们一下子都慌了,拼命打电话给亲友问情况。最后,爸妈决定,尽快回武汉。”小陈说,他第一时间买好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,可万万没想到,在半路上,他们把自己弄“丢”了。

2. 被“弄丢”了的一家人

1月23日晚上10点,小陈一家从首都机场出发,按原定行程,他们将在宁波中转,24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武汉。但24日凌晨1点多,飞机到达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后,航班被“叫停”。

在机场等了5个小时后,没看到任何希望的一家人,于24日早晨6点多出了栎社机场。天下着雨,行李里只有一把伞,小陈把伞让给了妈妈,自己和爸爸淋着雨,就这么茫然地走着。

这时,有路人跟他们说,可以试着找民警求助。于是,小陈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

“我们的本意是希望民警帮我们想办法回武汉。民警赶到后,问了相关情况,也给我们量了体温,可是怎么回武汉的问题,他们也没有办法。”小陈说,临近中午,一家人先找了个地方吃饭。

事实上,自23日一早离开北京的酒店后,小陈一家人就没吃过东西,也没怎么喝过水,再加上

一夜没睡,早已疲惫不堪,但“一直提心吊胆,身体都没什么饥饿的感觉了”。

午饭后,一家人决定去火车站碰碰运气,看看能不能买到去武汉周边城市的车票。一路上,民警在后面跟随。就在小陈把身份证递给车站售票窗口的时候,刚刚接到疾控部门通知的民警拦下了他,并根据疾控部门的要求,将一家人带到了附近的一家卫生院检查。

3. 进了隔离病房,这家人反而安心了

在卫生院,小陈一家再一次测量了体温、进行了相关登记,然后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,一直等到晚上。

卫生院里很安静,几个医生在另外的房间里忙碌着,也无暇顾及他们。

“一开始,我们还不不停地用手机里翻看各种新闻消息,但后来……我什么都不想看了。”小陈说,他们很理解在这种特殊情况下,要

配合宁波这边的安排,但在等待的过程中,心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沉,“那种煎熬的感觉,真的太难受了。我妈妈真的坚持不住了,止不住地哭,我不停地安慰她。武汉的亲戚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,让我们好好配合。”

晚上10点多,一家人被送到海曙一家定点医院,接受医学观察。这是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,三张床,带卫生间。在结束隔

离前,一家三口必须待在里面。

“进隔离病房后,我们反而心定了,人也放松了下来。”小陈说,每天早晚,医生会来测量体温、询问情况,提醒他们勤通风、勤洗手,一天三餐有专门配送、营养丰富,“我们平时就刷刷手机,坐不住了就原地锻炼下,还经常给武汉的亲友打电话报平安。这几天,看到确诊病例的数据增长这么快,我们也很担心,但幸好亲友们都很健康。”

4. 结束隔离,一家人无处可去

2月1日,在得到2月3日将解除隔离观察的消息后(隔离开始时间以离开武汉的时间计算),一家人既开心又担心。开心的是,一家三口身体健康;担心的是,接下来怎么办——武汉肯定是回不去了,但留在宁波,能找到住的地方么?

3日中午,拿到健康证明的一家人离开医院。他们沿路找酒店想要入住,但遭到了拒绝。身在武汉的亲友也想了各种办法,但都没有什么结果。无奈之下,其中的一个亲戚拨打了本报热线电话,寻求帮助。

接到求助电话后,记者联系了多个相关部门,但得到的回复都是“处理方案还在协商中”。之后,记者又想方设法联系到了一家愿意接收小陈的酒店。不过,酒店负责人表示,不能擅自接受重点地区的旅客入住,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。

下午5点多,好消息传来,海曙区政府经过多方协调,安排了辖区内一家酒店安置小陈一家。接到消息的小陈惊喜万分。

“说实话,离开医院后,前路茫茫、无家可归,我是真的绝望过。”小陈说,但很快,一个个或安慰、或关心的电话将他从绝望中拉了出来,“这个下午,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我们、这么多热心的宁波人为我们奔忙,我真的非常感激。”

小陈说,最让他感到温暖的,是那个瞬间:有位不知名的工作人员在听到他说谢谢之后,回复了一句话“宁波人做这些,都是应该的。现在疫情是不幸发生在武汉,如果发生在宁波,我相信,武汉人也肯定会这么做的”。

5. 海曙:“小陈”们不会无家可归

“小陈一家的情况并非个例。”海曙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对于那些居家隔离观察的重点地区人员,他们实行的是“严”“暖”结合的方法。严,指的是严格管控;暖,指的是保障生活。对于那些由海曙疾控部门同意解除隔离、取得健康证明,又在宁波没有居所的重点地区人员,他们这几天正在积极协调,想办法安置。

“我们辖区内有一家酒店很给力,即便有所顾虑,但在多方工作下,他们愿意承接这一特殊任务——作为海曙区的安置酒店,为在海曙区结束隔离、拿到海曙疾控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、且没有居所的重点地区人员提供住宿。”

“武汉人,宁波人,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无论如何,都应该安置好他们,让他们感受到宁波的温暖。”该负责人表示,在安排定点住宿后,工作人员也会将严防疫情的相关提醒、禁令(即海曙区“十个一律”及补充通告等)告知这些安置人员,希望大家积极配合。

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孙勇